

双目失明后，一等功臣王琦在新的战场追逐“光明”——

“我心中有个太阳”

■本报记者 刘宝瑞 毕笑天 通讯员 崔释远

最美退役军人

走出吉林省长春市轻轨3号线的终点站，记者徒步前往全国“最美退役军人”王琦所在的诊疗室。想到即将与失去光明38年的老兵见面，记者心中既充满敬意，又有些好奇。

推开诊疗室的门，王琦已在等候。他个子不高，穿着一身蓝色运动服，看上去很利落。

王琦朝着门的方向走了几步，微笑着伸出手。记者赶忙向前一步，握住他的手。

这双手很温暖，柔软又有力量。一个念头在记者脑海中闪过：患者找他推拿、按摩，单是握一握他的手，也能对他的技术产生几分信赖。

“知道你们上午要来，我就给自己放了半天假。”没等记者发问，王琦主动介绍起自己的日常工作，“2019年底从干休所退休后，我就开了这家诊疗室。患者很多，每天从早忙到晚。”

诊疗室不临街，门口也没有挂牌子。王琦的妻子严春雪接过话茬：“他技术好，虽然诊疗室离市区远，还是有许多患者打听到这里，倒几趟车来就诊。”

“既然退休了，怎么不歇一歇？”记者问道。

“退了休还能够继续为人民服务，被需要的感觉挺好。”王琦眉间泛起的笑意，像冬日里的阳光，洒在记者心上。

“我崇敬战斗英雄，就像葵花永远向着太阳”

和许多军人一样，王琦“从小就想当兵”——

“5岁那年，母亲给我做了一身小军装，配了一顶小军帽，帽子上有颗红五角星，戴上非常神气。母亲后来对我说，我当时在镜子前照来照去，一会儿敬礼，一会儿立正，一会儿齐步走，一会儿正步走，高兴得不知该怎么好。”

读书时，王琦学习课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，在一本保留至今的作文本上写下志向：“好男儿应当立志报效祖国。我崇敬战斗英雄，就像葵花永远向着太阳。”

1985年年底征兵，王琦瞒着父母跑去报了名。入伍第二年，王琦所在部队受领边境作战任务。考虑到王琦是家中唯一的男孩，连队原计划让他留守。王琦急了，敲开连长的房门说：“射击、投弹、越野，我样样不比别人差，我想和战友们一起上战场……”在王琦的坚持下，连队同意他随队奔赴前线。

王琦对战争的残酷不是没有预料：“选择当兵，选择上前线打仗，我想到的是牺牲，想到了死亡。”可王琦没想到，他的眼睛会受伤。

1986年7月的一个午夜，王琦与战友们在夜色掩护下加固工事，突遭敌



图①：王琦入伍后留影。

图②：王琦为社区群众义务诊疗。

图③：王琦在2023年度全国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发布仪式上。

受访者供图 制图：王秋爽

人炮火袭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王琦下意识地把身边的战友推向一旁，耳畔响起巨大的爆炸声。醒过来时，他已躺在运送伤员的车里，感到浑身剧痛，睁不开眼。

王琦心想：“我挂彩了。”医生后来诊断：因眼部负伤较重，王琦永远失去了光明。

“能将人真正打倒的不是炮弹，而是挫折”

“失明后最初的日子，您是怎么度过的？”记者问。

王琦沉默了片刻，轻声说道：“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眼前一片黑暗真是太痛苦了，当时我只觉得，人这一辈子要是看不见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……”

那段日子，王琦不敢快走，因为一个不小心，就会“咣当”一下子撞到门上、墙上。下楼梯时，他好几次一脚踩空，坐在地上，眼泪唰唰往下流。到邮局寄信，他摸索着想把信塞进邮筒，塞了几次都没塞进去……

即便天性乐观的他安慰母亲说“我能看见一点点”，即便病友、医护人员、部队首长和亲友们常常鼓励他，可一个人独处时，王琦的心还是像秤砣一样往下坠。

直到一个简单又充满哲理的故事“钻”进王琦的心——有位小提琴家在一场演奏会上表演渐入佳境时，一根琴弦突然崩断。是就此停住还是更换乐器？小提琴家没有丝毫犹豫，用剩下的琴弦完成表演。

“即使人生不完美，依然可以奏出完整的乐曲。”王琦对自己说，“能将人真正打倒的不是炮弹，而是挫折。我还年轻，还可以学很多东西。”

离开医院后，特等伤残军人王琦没有选择进入荣军院，而是开始学习盲

文，迈出征服命运的第一步。他找来盲文自学书籍和磁带，用盲针扎在盲文纸上练习。那段日子，他房间的床上、桌上、地上，到处都是盲文纸。没过几天，他的手指就磨出了茧子。有好几次，他在心烦意乱中把盲文书撕得粉碎，冷静之后又买来新书继续练习，3个多月后终于初步掌握了盲文。

1991年，王琦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录取，学习中医理论和针灸、推拿技术。之后，他进入原第16集团军长春干休所，成为一名军医。

回顾30多年前的那场人生巨变，王琦把自己比作“一棵小草”。他在用盲文创作的自传体小说《太阳永驻》的序言中写道：“小草的生命力在于顽强，严寒的冬天过去，它就会在沉睡中苏醒，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。”

“一个人盲于目，但不能盲于心。让别人感受到你的价值，才会活得自信和幸福”

当干休所开设了推拿室，王琦踌躇满志准备接诊时，干休所的老干部们却犯起嘀咕：新来的医生是位盲人，能行吗？

王琦回忆，自己在“很是冷清”的推拿室坐了3天，才等来第一位患者。他热情地接待了一位犯了腰疼老毛病，疼得来不及去医院的老干部，细致检查后给出通过推拿、针灸治疗的建议。

王琦的诊断结果，与前些日子医院专家给老干部看完CT片给出的判断基本一致，让老干部对王琦产生了几分信任。之后的3个多月里，这位老干部每天接受王琦的按摩治疗，症状得到明显缓解，腰慢慢直了起来。

消息传开，来找王琦推拿、按摩的老干部越来越多。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，王琦在用心工作、积累经验之余，

经常前往当地医院拜访专家，提高技术。勤于钻研的王琦还热爱发明创造，他发明的综合治疗仪和自动拔火罐治疗仪获得两项国家专利，野战便携式软组织损伤治疗仪获全军科技进步三等奖。

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在王琦的治疗下痊愈，他的名气随着患者口耳相传，从干休所院内传到院外，从部队传到地方。

“我的身体还健康，我能为他人带去健康，我能传播健康。”经常把3个“健康”挂在嘴边的王琦，多年来悉心接待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患者，为困难群众免费治疗。有些盲人希望学习按摩技术，他不仅用心教授，鼓励他们自食其力，还把大家组织起来，成立长春市盲人志愿者服务站，面向社会开展义务按摩服务。2012年，王琦被原沈阳市区评为“学雷锋标兵”。

王琦告诉记者，有一年“八一”，附近群众送给他一份礼物。那是一面手绣的军旗，王琦用手摩挲着，“看到”了群众一针一线绣成的、让他心头发热的两个字——“八一”。

采访过去了两个多小时，王琦从椅子上起身，伸展筋骨，揉了揉手。他身体里还残留着7枚弹片，眼部因受弹片影响红肿疼痛，2023年不得已做了一次手术。由于长期用力按摩，他的双手拇指和腕关节劳损，患上不同程度的腱鞘炎，发作起来钻心地疼。

然而，从王琦轻松的语气中，记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活在当下的平静和坦然。“我心中有个太阳。”近日，王琦获评“吉林楷模”，“一个人盲于目，但不能盲于心。让别人感受到你的价值，才会活得自信和幸福。”

怕耽误王琦下午的门诊，记者尽快结束了采访。坐上返程的轻快，窗外纷飞的雪花将天地装点得一片纯净。此时，记者脑海中回响起歌曲《小小的太阳》——

“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……”

慰老阿姨的同时，我多次给她的儿子打电话，劝他以母亲的身体健康为重，常回家看看，遇事多沟通。经过多次调解，母子俩化解了矛盾。老阿姨心情舒畅了，身体更加硬朗。

作为干休所医护人员，除了日常诊疗任务外，老干部、老阿姨去世时，我们还要协助他们的家人料理后事，每次都是第一时间赶到。有位老首长突发疾病离世，当时家中只有90多岁的妻子和手足无措的小女儿。我一边劝她们节哀，一边为老首长擦洗身体、整理遗容、穿好寿衣，与所领导一起帮着操办丧事。第二天，从外地匆忙赶回来的其他子女感动地说：“我们没想到的，你们都想到了。我们没做到的，你们都替我们做到了。”

因为服务用心、技能过硬，我被原济南军区评为“先进老干部工作者”，被山东省军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，5次荣立三等功。这些荣誉，对我而言既是鼓励，更是鞭策。看到老干部、老阿姨在我们的保障下身体健康、生活愉悦，我们的内心充实而丰盈。

左图：袁野（左一）与医护人员进行业务交流。 刘艳东摄

情系功臣暖桑榆

“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”

■山东省军区济南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门诊部主任 袁野

让老干部身体健康、舒心悦心地生活，是我的岗位追求。——袁野

从1989年调入干休所工作至今，我为老干部、老阿姨服务已有35年。日复一日的守护陪伴，让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

几年前的一个凌晨，我接到电话，一位老首长胸部突然疼痛难忍。放下电话，我拿起急救箱就住老首长家赶。经过检查，我判断老首长是突发心肌梗死，立刻对他进行抢救。所幸施救及时，老首长转危为安。身体好转后，这位老首长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闺女，这次多亏有你。”一声“闺女”，叫得我心里暖乎乎的。

有人说：“树老怕空心，人老怕冷清。”日常巡诊中，除了及时掌握老干部、老阿姨的健康状况，有时间我也会



和他们多聊几句，说说身边的新鲜事，陪着唠唠家常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老人们也愿意把生活中的烦心事跟我说

一说。有位老阿姨因生活琐事与儿子产生矛盾，彼此间很长时间没有联系。安

老兵永远跟党走

清晨，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特殊教育学校安保组组长和一泉一到校，就走进学生宿舍。趁学生们前往食堂就餐，他抓紧时间检查用水用电安全。

逐一查看电源插座，挨个拧紧水龙头……和一泉的检查细致入微。“我们是特殊教育学校，抓安全不能有一点马虎。”从选择来到这所学校成为“兵教师”那天起，学生们的事，和一泉都装在心里。

2003年，和一泉应征入伍到武警某部服役。他在训练中主动加压加码，在各项任务中历练本领，因表现优异3次荣立三等功。2020年，告别部队的和一泉来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特殊教育学校，担任安保组组长。

踏入校园，为了尽快融入这群“折翼天使”，和一泉主动报名参加手语培训，反复练习手势，一有时间就向其他老师请教，很快就基本掌握了这门“语言”。

“与学生们交流，学会手语还远远不够。”和一泉说，日常工作中，他用心摸索与学生的“相处之道”，“与聋哑学生交流，要先轻碰对方的手，让他知道是在跟他‘说话’，结束时要告诉他你要离开，不让他尴尬……”

和学生们相熟之后，和一泉常常向他们讲起自己的军旅经历，表演站军姿、踢正步、打军体拳，标准帅气的动作让学生们钦佩不已。

“开展军事训练既能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、集体荣誉感，又能强身健体。我想给孩子们当教官！”得知学校从未开展过军训活动，和一泉找到校领导毛遂自荐。得到支持后，他一头扎进课程设计、教案编写工作。半个月后，军训正式展开。

训练中，和一泉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选择相对基础的队列动作，还在下达口令时结合手语和旗语设计教学动作。“学生们情况各不相同，一个简单的动作可能要教几十遍，但只要他们肯学，我就会耐心教。”和一泉说，训练中，他细心观察每名学生的表现，想办法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。

小张是一位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学生，极少主动与人说话。和一泉发现他训练时很认真，就将他训练时的样子拍下来，课后拿给他看，课堂上表扬鼓励。慢慢地，他发现小张每次训练都积极参加，笑容越来越多。

平日里，和一泉乐于和学生们打成一片。看到不少学生崇拜英雄，他利用每周德育课时间，轮流到各班讲英雄事迹、分享励志句子，鼓励大家自立自强。他发现许多男生对武器装备感兴趣，就向学校申请订阅国防军事类期刊，与学生们一起阅读、交流讨论，还和他们共同制作国防教育宣传栏、出黑板报。炽热的家国情怀、温暖

为『折翼天使』插上追梦的翅膀

■宋海军 苏峥嵘

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『兵教师』和一泉

的师生情谊，点点滴滴滋润着学生们的心。

更让和一泉欣慰的是，随着这些活动的开展，学生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、对英雄的崇敬，正日益化作自觉行动。不久的一个周末，学校几名聋哑女生相约外出购物，发现一名女子突然翻过桥上的护栏，意欲跳河轻生。她们迅速冲上前去，奋力将她拉回桥面。之后，学生们静静守在这名女子身边，直到警察赶到。

那天，赶到现场的和一泉见女子被顺利救下，学生们也都安全，他竖起大拇指，向学生们比了一个“赞”。看到老师的赞许，学生们脸上挂满笑容。

下图：和一泉教学生整理内务。 巴玉敏摄



抗美援朝老兵于淑荷去世后捐献遗体——

留得大爱在人间

■陈海林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弘非

元旦前夕，92岁抗美援朝老兵于淑荷安详离世。家人遵照她的遗愿，不设灵堂、不开追悼会，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。

于淑荷生前是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十四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，参加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荣立二等功2次、三等功7次，被志愿军第27军授予“三八红旗手”称号。

1946年，15岁的于淑荷从家乡山东文登参军入伍，成为一名战地护士。1950年，她随志愿军第27军第一医疗队奔赴朝鲜，在战场上负责护理危重伤员。于淑荷曾回忆道：“严寒中，一些伤员的手脚严重冻伤，我就将伤员的脚放进自己的棉袄里温暖。”

1952年7月，于淑荷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学习深造。从原解放军第二军医

大学毕业后，她从医多年，带出了一批专业人才。“从医不仅是职业，更是事业。当作一份事业，就要奉献一生。”于淑荷曾这样教育子女。

2019年春节，于淑荷趁着子女回家团聚，和他们商议捐献遗体的事。从小受父母的教育影响，子女都表示理解并支持母亲的想法。当年8月，于淑荷向江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申请登记捐献遗体。在捐献申请上，她一笔一画写道：“本人于淑荷，志愿在逝世后将我的遗体无偿地奉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！”于淑荷特意交代子女：“我的身体器官只要有一点可用，能挽救、延续患者的生命，就可以移植。如果不能移植，就将遗体作为医学研究和教学所用，再为人民服务一次。”